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從政遺規

原序

余幼承父兄師友之訓知肆力於讀書不以世故紛其心而賦性迂拙作輟無常誦讀不多體認尤淺悠悠忽忽竟不知讀書將以何為也迨入仕途官場事宜尤未嫻習臨民治事茫無所措未優而仕不學製錦心竊憂之然平時偶有得於聖賢之緒論合之今時情事多所切中此心稍有把握措之事為幸免隅越不至如夜行者之張偃何之乃益悔前此之鮮學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因於簿書餘閒時一展卷稽茲陳編以祛固陋凡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為居官歲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不敢謂仕優而學亦庶幾即仕即學之意云爾方今民生蕃庶待治方殷

聖天子躬行心得之餘布範世誡民之政有司牧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之方為民生久遠之計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何以上副

聖訓何以下符民望自惟德薄能淺無以為同僚諸君倡惟奉茲古訓隨時考鏡轉相傳布以此自勉即以此勉人較之門面牌檄差為親切焉蘇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願諸君推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則宜民善俗或有取焉幸毋曰業已仕矣何暇言學竟等諸古人之糟粕也

乾隆壬戌年長至日桂林陳宏謀書于西江使署

從政遺規摘鈔目錄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卷一

呂東萊官箴

何西疇常言

王伯厚困學紀聞

龍圖梅公五瘴說

許魯齋語錄

薛文清公要語

王文成公告諭

耿恭簡公耐煩說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

李九我宋賢事彙

高宗憲公責成州縣約

傅元鼎巡方三則

卷二

呂新吾明職

顏光衷官鑑

顧亭林日知錄

湯子遺書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于清端公親民自省六戒

蔡文勤公書牘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王朗川言行彙纂



補鈔

呂新吾刑戒

熊勉菴宮長紳士並舉

從政遺規摘鈔卷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呂東萊官箴

公名祖謙南宋時婺州人官至著作郎直秘閣謚曰成從祀廟庭

宏謀按先生以體道自任以立教為心朱子稱其德宇寬宏識量闊廓所立其高無求不備益相推者至矣所著官箴首以覓舉求權要書為戒見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後可以有為士大夫不講氣節雖有才華徒工奔競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耶至於謹小慎微慈祥豈弟任理而不任氣此儒術之異於俗吏也雜說中有足為居官之箴者并附錄焉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容尼媼之類八家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他處

薦人於管下買

物茶墨筆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賠補須令自出錢但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

以致生怨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眾開合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

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類類平心看去

自然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矣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

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

自不是矣

舍人官箴

此說先生曾叔祖名本中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

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從政遺規卷一

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各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事皆由不能任如此着然後為能盡我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當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治獄不苟一點不忌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

方便為上

方便二字即利濟也  
垂盡心體貼方得

也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

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

此安得不厚乎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值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

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

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在己畏為其難偏欲以難責人不想故也不起由於不公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

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

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

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

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

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

議誠心向所包甚廣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

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

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

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

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

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耐煩屬習煩苦不輕喜不

易怒不羞不隨皆忍字之妙故居官以此為尚

# 雜說附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



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眾人都如此也是常

事之類皆不可聽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

會好

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不

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使入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

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令限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

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

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入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

不應和人將以我為深或以為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

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

何西疇常言

先生名坦字少平廣昌人宋淳熙進士官寶慶間直學士諡文定

宏謀按先生初仕宜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剛毅竭力衛民有富貴貧賤不能淫移之概後提刑

粵東政績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者也惜其著述多不傳徧訪僅得常言一帙所採錄者寥寥

數語而其砥勵志節體恤人情不激不隨亦可以為居官者勸矣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貯然母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

克以廉靜自居矣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

浪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

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擅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

之不得曰有命非有天理與 為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

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

吾知其有不能也法不可玩心主於德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當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

也苟人情有拂而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

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派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

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敝今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更也於公私

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

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而已不擾為安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

而孳育取義尤切也蓋求收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

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為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為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

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賞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

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有偏偏百出何所不有 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已

不嚴而為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

有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覲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

試而幸其一中也以因循為安靜以紛更為振作者所宜鑒此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制節而一

聽俚俗之自為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為一典頒之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王伯厚困學紀聞生名應麟宋成時人官尚書

宏謀按有道之言泛應曲當蓋由所見者透而所著者遠也伯厚困學紀聞言近指遠字字

精與所採數則不專為從政者言實從政切當不易之理有心者當自得之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靈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  
事亦非也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  
君子是則是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  
隱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兼此二義可以因人施教可謂以德化民游執中曰當以書  
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  
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安調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四句詩中有無限愛惜民力之意有問心遠  
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  
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總是為天下不為一身計其久遠不計目前可為居官者法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  
貧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  
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據按病燭齋隨筆云于己不為于人謂  
于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錢文子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  
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龍圖梅公五瘴說

公名學字公儀宋成都人官諫議大夫此徙昭州時作

宏謀按此文刻於桂林龍隱洞之巖石當時仕於斯者多患瘴故作此說所列五瘴皆仕宦之積  
病而水土之惡不與焉蓋瘴自外來者可却瘴自內出者不可避也大凡居官每每計較地方苦  
樂以為憂喜若惟恐地方之有累於己而不慮己之有負於地方以此五者自省亦可知所置力  
正不徒身在瘴鄉者書之以自壯耳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耳目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違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與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元時河南河內人官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從祀廟庭

宏謀按先生數逢陽九踣蹙戎馬之間獨以正心誠意之學倡其徒以學校農桑之務告其君使堯舜之所以為治孔孟之所以教者燦然復明於世厥功鉅矣惜其疏稿多削而不存於集中所載十無二三茲採其言之關於治道者附見一斑有志者悉心玩味隨事體驗亦可以卓然自立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人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



仁字禮有分曉以盡職  
守分謂義義字乃見着實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

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

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

只是說說不着實的人向聖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

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

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為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求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

百姓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為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所不得其所欲者古者大學之道

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

怒虚心揣摩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益鮮矣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

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

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

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

欺也益難矣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違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眾取諸人

以為善然後可

宏謀按先生以理學鉅儒為一代名臣茲編所錄皆從躬行實踐生平閱歷而出故言之平正無疵而親切有味若此人能悉心體究嚴義利之辨觀物我之源則心地日就光明規模日就宏遠孰謂儒術迂疎而寡效耶

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奉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凡國家禮文制

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

發言不當殊愧之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

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

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

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

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銘諸心則滿

心觸處有利 富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治民亦 德修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

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修德行義原無聽命之理此即 處人之

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不可因

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

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者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所謂

能收 事已往不追最妙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

與久處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官場中因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人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已知

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

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

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

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

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

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

則人必窺而知之余當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遂去之此雖小事以此

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

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推廣此心何使萬物得所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

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

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

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

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

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

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

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者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

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並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階而世無可用之才也是處心刻亦甚矣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眾人自待也惑之甚矣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一恕字盡之恕則公恕則厚其理如此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間以發其怒矣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於天可也或治

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實可也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必愛人人道好亦是私心況人之願欲不齊識見各別事關重大豈能盡如人意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

天下之三要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仕者能養人者能養己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

其人亦眾矣是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裏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上要也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眾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急職者之戒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看得律是防範人欲扶翼天理則可以用律矣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王文成公告諭

公名守仁號陽明明餘姚人官四省總制封新建伯從祀廟庭

宏謀按為治雖有德禮不廢政刑告諭者所以章德禮之化與民相告語惟恐民之不知而有犯乃以政防刑而非以刑為政也張橫渠為令每有告戒之事必諄諄懇懇令其轉相傳述并不時覘其曉諭與否即是此意近世告文不論理而論勢止圖詞句之可聽不顧情事之可行不曰言